

美国摇滚往事

[美] 克莱夫·戴维斯

安东尼·德柯蒂斯 著

李宏杰 译

The Soundtrack of My Life

CLIVE
DAVIS

美国摇滚往事

[美] 克莱夫·戴维斯

安东尼·德柯蒂斯 著

李宏杰 译

The Soundtrack of My Life

CLIVE DAVIS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摇滚往事 / (美) 克莱夫·戴维斯, (美) 安东尼·德柯蒂斯著; 李宏杰译.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649-2463-8

I. ①美… II. ①克… ②安… ③李… III. ①戴维斯, C. — 自传 IV. ①K837.1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5729 号

Clive Davis, Anthony DeCurtis

Clive : The Soundtrack of My Life

Copyright © 2012 by Clive Davis

First hardcover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Simon & Schuster,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HNUP

All rights reserved

豫著许可备字 - 2015-A-00000278

美国摇滚往事

著 者 [美] 克莱夫·戴维斯、安东尼·德柯蒂斯

译 者 李宏杰

责任编辑 刘淑颖 王明娟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550千字 插 页 24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美国摇滚往事

北京上河卓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致中国读者

在中国出版一本自传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特别。音乐正在真实地发生转变，而生活也在改变。当音乐成为我的职业，同时又是我激情所在的时候，我的生活的确为之改变了。想到中国各年龄层的不同性别人士都可以读到这本书，而且还有希望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全世界了。

我期待再一次拜访中国。我两年前去过山海和香港，看到很多听众来听我演讲，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当代音乐历史的了解，让我很受触动。对我而言，这本书聚焦在当代音乐过去的五十年。它展示了摇滚乐是如何开始变革的，以及嘻哈、乡村、流行音乐的各种形式和影响。希望你们都能通过阅读这本书，获得新知，以及崭新的感动。



克莱夫·戴维斯

2016年2月19日

序言：欢迎来到这派对！

我每年最喜欢的一段时间，可能就是二月初，快要到格莱美前夜派对的那段日子。那一整段时间，我就躲在贝弗利山庄酒店的一间小屋里——那是我的第二个家，也是格莱美派对的备战室。我的儿子道格，是一位音乐产业律师，他也在我那儿住，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其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一些活动策划师。我们把贝弗利山庄酒店的舞厅当做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块大画布，上边镌刻着九十多桌贵宾的名字，他们彼此仿佛靠磁力线互相吸引到一起。我一桌一桌地打理这些线索，每当有新灵感来临，或者是有人取消了行程，亦或是有新的人预定而来的时候，就又要再打理一遍。有些嘉宾早就已经确认了，但是我们还得去处理上百个最后紧急加入的邀请。这是世界上最难拒绝的事情了，但是这个舞厅只有这么大。我最看重这个派对的整体嘉宾名单，必须得折衷，所以不必去多虑某个人有多重要，他（她）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混搭。在派对上免费演出的艺术家嘉宾显然要越出色越好，但这也仅仅是关于如何创造一个难忘的夜晚的问题。如果人们在这里看民谣演出和在其他地方看感觉没什么不同，我们就失败了。

我的第一届格莱美派对于 1976 年举办，是为了致敬巴瑞·曼尼洛的《曼迪》获得年度制作提名，这是阿里斯塔唱片的里程碑事件，而这个厂牌是我在 1974 年时创办的。一年又一年，这个派对都会在格莱美奖的前夜于洛杉矶举办，但是刚刚创立的那年，是在格莱美颁奖礼之后的一顿早午餐。那一年，我体会到光临现场的每一位朋友的迫切渴望：会有名人来么？开心的是，看到史蒂维·旺德走进了房间，我就知道我们的派对象个样了。史蒂维是我一直很喜欢的艺术家，可惜我们只一起工作过几次，而他成了派对的常客，经常在派对快结束的

时候登上舞台，每次都不愿意停下给大家道晚安，因为他的确很享受这场派对。那时，我根本没想过这个派对会演变成这样一个大事件。它很快变成了音乐名人和音乐产业的象征，是能够引起众人轰动、毕生难忘的一晚，很大程度上，每个人都见证了这一切。当艾瑞莎·富兰克林在惠特妮·休斯顿和托妮·布莱克斯顿的伴唱下演唱《尊重》时，看到格温·史蒂芬尼和唐纳德·川普激动地跳起来，就在那个难忘的瞬间，歌声中的我热泪盈眶。这是一场不会在电视上直播的活动，对参与者来说，也更私密、个人。

每一年，我都试着坐在我平常没怎么在社交场合中碰到的人的旁边。比如简·方达和制作人理查德·佩里这一对，我就会让他们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撮合音乐人和演员。像阿尔·戈尔这样的，就不会坐在政治家的边上，他的身边会是欣赏他社会行动的艺术家和行业高管。像保罗·麦卡特尼这样的，他身边就会坐一圈年轻的 R&B 歌手，或者是嘻哈音乐人。每一个名人同时也都是粉丝，所以我会找机会让他们去见到自己的英雄，可能还会让他们发现新英雄，学习到一些经验。这场派对让每个人回想起他们进入演出尤其是音乐行业的初衷。突然间，正在聆听的嘉宾就会像门口站着等签名的粉丝一样瞪大了眼睛。

格莱美颁奖典礼几乎一直在洛杉矶举办，而这个派对也受益于这场典礼，得益于有很多艺术家住在这里，很多艺术家会为了这个奖专门来到洛杉矶。正如我提到的，没有人会有偿在派对上演出，所以我们完全倚靠艺术家和他们朋友的兴致。演出一直持续不断，这很重要，不出意外，每一位艺术家都只能演奏两首歌。开场一般都是摇滚乐队先来，比如最近是“蒙福之子”乐队，因为一旦演出开始了，就很难再改动舞台设备，这样的话可以让流行音乐人更容易接场，和伴奏乐队一起演出。不论是什么音乐类别，都会由音乐导演里奇·迈纳，来确保演出的质量，几乎没有几个人能满足他的高要求。而在演出过程中，我会对观众们说话，就像他们在我的客厅里一样。我会讲一些我自己和表演者之间的趣闻轶事，也会介绍听众里面的人，一是表达对产业里的巨星如昆西·琼斯、莫·奥斯特丁、贝里·戈迪，以及后来的阿迈特·厄蒂冈的敬意，二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像“王子”和传奇的斯莱·斯通这样的大牌也在今天的派对当中。我喜欢让年轻的音乐人面见音乐名人堂里的老兵，而老兵们也能听到新人们说起他们的影响究竟有多重要。

当我开始进入音乐产业的时候，我对比尔·格雷厄姆在他位于旧金山、纽约的两家菲尔莫俱乐部组织的演出印象很深。他不怕挑战人们的传统口味，让人们去听在其他地方绝对听不到的音乐。他邀请最受大众喜爱的音乐人，也邀请

最小众的。我也试着用我的厂牌实践这一理念，而在派对中，我也撤去了各种音乐类别之间的界限，不考虑任何受众多寡的因素。这么多年过去了，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一点。看到斯拉什为卢·里德伴唱或后者和洛德·斯图尔特二人对唱；听到“粉红佳人”——她就在舞台前面的凳子上坐着，伴奏只有一把吉他，她演绎的那首《我和鲍比·麦克吉》是那样漂亮、令人难忘。有时候，看到音乐家演出他们当红的歌曲，也是非常令人激动的，比如“韵神”巴斯达和“吹牛老爹”用金曲《给我拿破仑干邑》为派对开场的时候，全场都沸腾了。我从来不会在演出之前报幕，所以观众们在每一个演出的开场前都非常期待。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最难的事情就是说“不”了，甚至对那些我经常交际的朋友，我都有可能会拒绝。我有个多年的好友曾给我写信，想让我给她那刚入行的儿子发一张邀请函。她的丈夫也是一个音乐行业的高管，所以她儿子和这件事非常相关。因为她是我的朋友，我写了一封长信，跟她解释，我相信进入这种场合，对她儿子非常重要，但是仅仅因为他是谁的儿子而不是自己的成就被邀请参加这个派对，他会被其他人看低的。我也提到很多有成就的前辈也需要邀请函，如果我不邀请他们，而邀请了她的儿子，人家会怎么想？最后我说，我非常喜爱她和她儿子，但是我希望她个人不要对我有所介意。结果是什么呢？她三年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

当然，就像所有的派对那样，有些时候事情也会弄糟。最惨的一个悲剧，如果硬要说的话，是惠特妮·休斯顿在2012年派对的那个下午过世的噩耗。我当时几乎不能正常思考了，我心烦意乱至极，同时，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派对照常进行。惠特妮是我每一年的嘉宾，经常演出，也是第一个坚持说这场演出一定得持续下去的人。当晚的派对变成了一场难忘的致敬，向她和她无比钟爱的音乐致敬。后来有一次，一位尖刻的音乐产业律师布莱恩·罗翰，因为看不惯大卫·格芬过去做的一些事情，把大卫的座椅踢开了，让他跌倒在地，这激怒了保罗·西蒙：“你不能这么做，这是大卫·格芬！”著名的经纪人苏·门格斯也在同一张桌子边坐着，尖叫了起来，而媒体立马蜂拥而出，眼看着我亲爱的朋友被袭击，我感到十分窘迫。我得说，大卫真是酷人儿。他沉着地应对，既保全了他的名誉，也赢得了众人的赞赏。

那些令人烦恼的小问题会一直不断出现。有个晚上，当我站在舞台上宣布派对开始的时候，消防队员冲了进来，说有些桌子要撤除，这样才能符合防火标准，演出才能开始。眼看着演出将要尴尬地推后30分钟，难忘的一刻出现了，罗宾·威廉姆斯起来，让观众安静，然后演出了令人捧腹的单口即兴喜剧，这让

观众们都忘记了在他们身边为了防火规范而忙忙碌碌的人。还有，要演出的音乐家生病啦，最后才应邀前来的人得安排到场啦，都会影响整个演出。这场派对的联合赞助人，美国国家唱片艺术及科学协会的主席布兰登·查普曼，也得不可避免地和我一起打紧急电话，而所有的事情总是能在最后时刻解决掉。希望也只有我们才意识到有问题发生了吧。同时，当这重要的一晚来临，我会持续不断地核对在我这间小屋子里那幅巨大画布上镌刻的名字，保证座次不出错，让人们有活跃的对话和互动。

再过几年，我的派对就要迎来四十周年纪念日了。我自己的音乐产业生涯比这时间更长，要追溯到1965年，当时我刚刚开始运营哥伦比亚唱片。这真是长长的一段路——从签约詹妮丝·乔普林到发掘惠特妮·休斯顿，从帮助桑塔纳在1969年成名，到预见他在30年后戏剧性地回归，所有的故事，都会写进这本书。这场格莱美派对时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因为这派对的精神是让我整个生涯充满生机的源泉。你会看到，我作为一个律师开始了职业生涯，也曾因为这份职业经历过小小的幻想破灭。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天赋，能够得到如此多的灵感和思考，让我一直从事音乐行业；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做什么才能给这个产业带来充实感和满足感。发现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和发掘音乐人的能力，是我一生中最棒的礼物。而这种热爱甚至让那些困难的日子都充满激情，让我想都不敢想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成真。在格莱美前夜举办的派对，让好音乐持续不断传递出的惊喜与愉悦都浓缩其中。经过近50年的艰难工作，我也不曾有一丝丝厌倦——音乐是那样有力量，音乐消除人们之间的隔膜，让他们团结一心，得到能量，收获快乐。

正如在举办这场派对中所遇到的困难那样，这些故事中有些对我来说也全是痛苦，我会深入地讲述。但总的来说，整个旅程很开心；我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把这些故事分享给你。

目录

- 1 布鲁克林的记忆
- 10 化悲痛为力量
- 15 哈佛求学
- 21 重回纽约生活
- 26 改变我一生的机遇
- 33 经营哥伦比亚蟾宫
- 39 发掘艺人
- 47 蒙特利的经历
- 53 哥伦比亚名声大噪
- 66 白珍珠
- 74 西蒙和加芬克尔
- 82 迪伦
- 93 我想要哪种工作?
- 99 从桑塔纳到斯普林斯汀
- 111 天才突击和收获公司之魂
- 121 一个幻想的终结
- 132 寻找一个新的开始
- 137 阿里斯塔意味着卓越
- 142 曼尼洛狂热
- 152 创办一个新厂牌
- 162 帕蒂·史密斯和卢·里德

171	准备好摇滚
179	感恩而死
187	吉尔·斯科特-赫伦和捉鬼敢死队
197	百老汇、电影原声带和喜剧
204	狄昂·沃威
210	灵魂歌后
226	新浪潮，重金属以及“艺术体操”乐队
234	惠特妮
260	不仅仅是巴瑞专属公司
271	阿里斯塔唱片的大爆发和“米力瓦利”组合的终结
286	阿里斯塔纳什维尔分公司和新一代乡村音乐
295	LaFace 唱片的时代！
308	坏男孩唱片公司
318	莎拉·麦克拉克伦、“爱司基地”组合和随心所欲的 90 年代
327	桑塔纳和专辑《超自然》
336	立即成名！
350	艾丽西娅
358	在 J 唱片的那些年
366	洛德·斯图尔特和《美国流行金曲簿》系列专辑
375	21 世纪曙光中的摇滚
386	《美国偶像》和凯莉·克拉克森
400	关于《美国偶像》的更多
415	接受改变 勇往直前
427	索引
445	译后记

布鲁克林的记忆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布鲁克林人，出生于1932年4月4日。从小在王冠高地长大，我住的地方离东部高速公路的南边有一个街区的距离，在联盟街1321号的一个公寓里。这条高速公路是条双向的宽口大道，两边有长椅，中间用绿化带隔开。我是在五岁的时候搬去那里的。这也是我们家第一次住在有冰箱的公寓，而不是用冷藏库。我还记得在那之前每周卖冰的人都会过来，那个时候大家过的都是这种日子。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美国，那时正值20世纪初犹太人向纽约迁移的浪潮。我的祖父母出生在俄罗斯，而我的外祖父母则出生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因此我的母亲总是开玩笑说自己是个“美国佬”。在我出生前外祖父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我没有机会看到他们。我母亲的老家在布鲁克林一个叫威廉斯堡的地方，外祖父母主要经营水果批发的生意。母亲和拉塞克家族有一些联系，拉塞克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第十五大街都经营了女士服装店，十分有名。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让我的母亲，一个可爱的褐发女人，对时尚有着独特的品味，她举止端庄，被大家称为“美人”。每当她身着时尚的套装，戴着流行的帽子出现时，总能吸引街区上人们的目光，这让我也觉得特别有光彩。母亲还有六个兄弟姐妹。那个时候有很多人爱慕她的容颜，追求者中不乏有钱人，但母亲却选择了我的父亲，那个时候父亲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电工，后来成为了一位领带推销员。不过毫无疑问，母亲的选择是正确的。

祖父母住在布鲁克林区的布赖顿海滩，他们一点英语都不会说，只会意第绪语，所以我几乎没有和他们交流过。我们经常在周末的时候聚在祖父母家一起吃饭，我父亲要求我无论何时进家门都要先向祖父母问好。祖父母每次也会

热情地回应我，他们分别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和平斯克来到美国，但是由于语言不通，我们除了寒暄几句之外，几乎没有交流。我一直不知道戴维斯名字的来历，这是我祖父刚到美国时的名字。

布赖顿海滩就在科尼岛旁边，每隔两周或者三周，我都会到海边的木板路上玩。我会玩来回翻转的旋风过山车，还有传说中“会飞的马”，它们穿过越野障碍赛公园，那感觉就好像你在赛马一样。每当夏天我们到海滩上时，我父亲总是把手指放进嘴里吹口哨，那声音又响又特别，来到沙滩上的其他家庭成员听到就会来找我们。

每周日晚上的聚餐是我童年生活中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每次我父母都会带着我去和他们的朋友安妮和鲍勃·安第斯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一起去中餐馆聚会。大概每个月我们会去一次下曼哈顿区的唐人街，也称为莫特街48号。我们通常待在家附近，然后去东花园路和北滩大道的梅伊哇。其他时间我们都不会吃中餐，然而和父母朋友聚餐的这晚，如果不去中餐厅我反而觉得很奇怪，就像其他时间吃中餐觉得不对劲一样。

周日早上我们总是吃百吉饼和一些开胃菜，例如熏鲑鱼和鲟鱼，这些开胃菜和百吉饼一起吃。那个时候家里的条件只够买不到一磅的熏鲑鱼分给大家，所以我们每个人只会给百吉饼上加一点鲑鱼。即使是现在物质充足，我看到人们往百吉饼加大块的鲑鱼时还是会觉得很奢侈。人是永远忘不了自己的童年的。

我的父母都没有上大学，我唯一的姐姐西娜也没有。母亲那边的六个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而父亲那边只有一个侄子最后成了医生。可以说我们家和书香门第一点关系都没有。也许是因为西娜大我七岁，我们一直都有隔阂，在我12岁的时候，恰值战争时期，她嫁了人随后就搬了出去，所以我们不太有时间聚在一起，只是在家庭聚会的时候能见到彼此。

我的父母都是很喜欢社交的人，眼里都闪着迷人的光。父母两人十分和蔼可亲。我母亲叫弗洛伦斯，父亲叫赫尔曼，通常大家都喊他“乔”——“老乔”。直到父亲给我的成绩单签字的时候我才知道父亲的大名叫赫尔曼。父亲和母亲一起被大家称为乔和弗洛夫妇。

父亲比母亲年长九岁，他有着推销员的看家本领，那就是走到哪儿都能交朋友。他总是能给大家准备笑话，愉快地和人握手并冲人微笑。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恶作剧制造者。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姑姥姥在和他一起看电影的时候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嘴里有根未点燃的雪茄。虽然我们不至于人不敷出，但那个时候家里也还是要努力维持生计。尽管这为家里带来了不少

艰难，但这种艰难和我父亲天生的乐观相比也算不上什么了。

你们可能会好奇我和姐姐西娜名字的由来，我父母很迷信这些奇怪的名字。相信我，在整个王冠高地没有一个孩子会取名叫克莱夫。我母亲的婚前姓是布鲁克，她非常喜欢看电影，并且对当时一个叫克莱夫·布鲁克的著名男星痴迷。按照犹太人的宗教仪式，一个孩子的名字必须和一位已故家庭成员的名字一致，而我外祖母名叫西莉亚。出于对古老仪式的尊重和对电影的痴迷，我就被取名为克莱夫了。

作为犹太家庭中最小的孩子，我备受宠爱，我也非常爱我的家庭还有我生活的街区。当然了，我也很爱学校，我在位于北滩和纽约大道中的王冠大街 161 号上学，每天都走着去。刚上学的时候，我对学习的兴趣十足，一直是一个优等生。虽然我们不按宗教的方式生活，但我还是去希伯来语学校为自己的成年礼做准备。犹太高校就在我学校的旁边，在我 13 岁之前下课后我都会去犹太高校，陆续去了两三年。我的成年礼是在一个类似于当地夜总会的地方举办的。那天有接近一百人参加，算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虽然我家里没有谁读了多少书，但事实证明我很有学习天分。我喜欢阅读，还喜欢现在大家说的公共演讲。我们学校有一个朗诵大赛，参加的人可以背诵诗歌或者故事，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赢得了比赛。我还有一项心算的技能，可以看着数字短时间就算出结果来。这不仅让老师感到惊讶，还在随后的几十年都派上了用场。我要感谢三年级和四年级的老师坎贝尔小姐。她在测试中会玩一些小游戏，例如在黑板上纵列出数字，给最快得到正确答案的小朋友奖励星星。这种挑战激发了我竞争的本能，而我总是能最快得到答案。后来我也会和自己的孩子玩这种游戏。

在我专注于学业的时候，我父母身上的实用主义也对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每到下午我可以全身心投入到阅读和作业中，但是我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十分担心我。她经常对我说：“孩子，书本上的知识固然很好，但是它可能会局限你的思想。你要经常和别人交流，将自己学的东西同生活联系起来。常识和人际交往能力也十分关键。”母亲的话我都记了下来，每年我都被选为班里的班长。我母亲的观点是那个时代纽约无数努力奋斗的社区中最典型的。教育被视为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意味着好的职业，例如医生、律师。抽象的持续学习固然很好，但这还不够。你需要让你所受到的教育能够在世界上发挥作用。

在布鲁克林的生活独立、自由，我完全感觉像在家一样。我们社区里 80% 都是犹太人，但是也有足够多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让整个社区像个大熔炉。我们的经济阶级都差不多，多是工薪阶级或者次中产阶级。这些左邻右舍构成了我的社区，和布鲁克林大部分社区一样，都是一些四层砂石建筑或者较矮的公寓楼。社区里小孩子特别多，如果一个孩子稍大或稍小，那么他们就和你完全玩不到一块了。由于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到了晚上大家都会出来坐下乘凉。男人们会坐在糖果店外等着第二天的报纸一睹为快，而妇女们就聚在一起边聊天边看着孩子们玩耍。每天晚上你只要坐在门廊上，就可以跟社区的各种人还有世界难题打交道。

父亲经常会出城干些电工方面的工作，后来他成了到处走的领带推销员。因此他希望我也成为那种圆滑的人，而母亲则总是想让我在放学后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每天写完作业，我就会出去玩。我特别喜欢和朋友一起玩布鲁克林的街头游戏，诸如那些球类游戏。而且我们玩的都是分胜负的，无论你玩的是什么球，总得有人赢有人输。这并不是我们计较，但大家都会记着分数看谁能拿第一。

我父亲在家的时候会在周日带我去公园看地方橄榄球比赛。但因为我们的离埃比茨棒球场近，这是布鲁克林道奇队的主场，于是我成了一个狂热的道奇队球迷。当时，布鲁克林有联盟的三大棒球队——道奇队、巨人队和洋基队。忠诚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当道奇的所有者沃尔特·奥马利团队在 1957 年搬到了洛杉矶之后，布鲁克林就流传着一个笑话：“问：如果你和希特勒、斯大林、沃尔特·奥马利在一个房间，而你的枪里只有两发子弹，你会怎么做？答：简单。我会对着沃尔特·奥马利开两次枪。”）

小的时候我都是和父亲一起去埃比茨棒球场看比赛，随着我的成长父亲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就和朋友一块去。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所以你要是想看比赛就得出门去球场看。道奇队的播音员会从收音机中按照电讯报道里的赛况给大家重现比赛现场，但是去赛场本身就是一次超凡的体验，我完全被这种魔力迷住了。

当时球队在主场一年有 77 场比赛，而我一个赛季就看了 25 场道奇队的比赛。每次父亲都会给引座员一些小费让我们进到正面的看台，我们买的都是看台票，一张票大概 25 或者 50 美分。在看台上，道奇队的头号粉丝希尔达·切斯特用她响亮的欢呼声为道奇队助威，我们所有人都会回应她。杜克·思奈德和迪克西·沃克是我眼中的英雄，同时我也很喜欢多尔夫·卡密里、可可·拉瓦杰托、乔·麦德里克、皮·维·里斯、卡尔·福瑞罗和杰基·罗宾逊。我怀着巨大的热情，

时刻关注着道奇队的比分。

除了看道奇队的比赛，另外一件大事应该就去布鲁克林的中心——不是曼哈顿，曼哈顿更像是另一个宇宙。我父亲负责市中心一个较大的剧院的电力，叫艾尔比，我们有时会去那儿。

我们更常去当地的电影院，比如在北滩大道和东大街街角的卡美奥剧院，或者在贝德福德大道上的萨沃伊剧院。我常常在周六的下午去看电影，能够享受电影票半价的优惠。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为什么大人们都不来呢？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意识到，成年人可不愿意在挤满了一堆小孩的剧院看电影。

有时我会和母亲一起去看电影，她总是拽着我看她喜欢的女演员贝蒂·戴维斯演的片子，剧情是没完没了的那种。所以孩童时代的我对贝蒂·戴维斯的全部电影还有艾伯特和科斯特罗的喜剧电影例如《狼人》以及其他日场的儿童电影都非常熟悉。

每年夏天，我们全家都会去到纽约北部的卡茨基尔山，距离城内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们订不起格罗斯格或者康科德这种高档酒店，但我们会去中等的，比如费尔蒙特酒店。要是经济特别紧张，我们就订库查林，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共用厨房做饭的公寓，用来减少全家的开支。

卡茨基尔山被称为波希特带，并不仅仅因为那里可以度假，还可以品尝到东欧犹太移民喜欢的汤。酒店的生活充满美食。在餐厅用餐，点东西没有任何限制。食物非常美味，再挑剔的顾客也能被满足。早餐三个百吉饼和熏鲑鱼？没问题。晚餐两份牛排？没问题。

对于两周的假期我总是满怀期待，像我这种生活在城市的孩子，卡茨基尔这类郊区总是给人奇妙的感觉。那儿有好多泳池，白天的时候到处都是孩子还有各类体育活动，而晚上则是各种精彩的演出。大家都知道名人总是在布朗乡村俱乐部和康科德酒店出现。而波希特带则靠米尔顿·伯利、汉尼·扬曼、杰克·E. 伦纳德和“红按钮”这些喜剧演员赢得了口碑。费尔蒙特的表演相比之下规模小很多，但是也有出色的歌手和喜剧演员。

我的兴趣很广泛，但是没有对哪件事特别有热情。和一些朋友不同，我从不收集唱片或者漫画书，但是这两样我都很喜欢。我会收集邮票，但不至于痴迷。我也很喜欢听收音机，那个时候家里总放 WNEW 电台的《虚幻舞厅》节目，是当时最红 DJ 马丁·布洛克主持的。布洛克在放音乐的时候会弄得像在舞厅现场直播一样，因此，他的节目大受欢迎（这和收音机里重现棒球比赛在